# 三國志旁證

#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

閩長樂梁章鉅撰

劉後主傳　後主諱禪字公嗣

魏志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載明帝露布曰劉升之兄弟守空城然則又字升之

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　又建興元年

唐庚曰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尙未即位也明元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

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卽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

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注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

按華陽國志亦載此事常房作常頎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又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

華陽國志云益州夷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高定華陽國志作高定元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

華陽國志云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陵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炎及獲

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炎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具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人

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東逕武侯壘南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　顧祖禹曰石馬城在陝西沔縣東二十里或以爲諸葛壘亦曰諸葛城

築漢樂二城

水經沔水注云西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　顧祖禹曰丞相亮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城固此卽漢城也對樂山而言故曰西樂水經注以爲在沔陽東山上似誤

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坂

水經沔水注云小城固北百二十里有興勢阪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　顧祖禹曰龍亭山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阪赬色亦名赤坂建興八年魏曹眞由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武侯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蓋兩道並進此爲總會之處也

注漢書春秋曰

書字誤當改晉

又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後漢書郡國志犍爲郡江陽　宋書五行志云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

又其應乎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

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黃沙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　顧祖禹曰黃沙戍在漢中府褒城縣南五十里今為黃沙驛棧道至此始出險就平

十四年後主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

潘眉曰晉書何旅曰地名觀阪自上觀下汶即岷字說文作𡸣漢志作崏即𡸣字之省又省作岷隸又作汶與青州朱虛萊蕪二汶音文者自別

延熙七年閏月

潘眉曰此年閏七月

十一年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顧祖禹曰涪州春秋巴國地秦屬巴郡兩漢仍之蜀漢置涪陵郡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何焯曰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

魏志齊王芳紀及蜀志張嶷傳俱作郭脩惟費禕傳同此作循今　殿本改作脩

十七年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

殿本考證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十八年維却住鍾題

鄧艾傳鍾題作鍾提

與鎭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又立子瓚爲新平王

殿本考證云鎭西毛本作征西　瓚一本作贊誤今、殿本已改正

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卷四注恂作詢虔作璩

偕緣蜀土

殿本考證云偕毛本作階

天威旣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

殿本考證云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脫文

資嚴未發

潘眉曰漢避明帝諱莊凡裝字亦改作嚴字吳漢傳辦嚴上道章懷注嚴卽裝也陳紀傳不復辦嚴章懷注嚴讀曰裝也

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

沈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隋
書經籍志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
注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禪
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于愼行曰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爲失策也郤正教之淺矣思
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幸而先以巳意對再問之時巳慮
有教之者禪卽以正指對左右雖笑不知禪之免死正以是
矣　黃恩彤曰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
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云云武侯非面諛先主非
譽兒足見後主本非不肖也陳志以爲任賢相則爲循理之

君惑闖豎則爲昏闇之主洵然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

李清植曰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譏諸葛公毋乃失之拘乎

又國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史通曲筆篇云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云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

者得無厚誣諸葛乎　按志中於後主景耀元年明載史官
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此蜀有史官之顯證　何焯曰吳
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於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
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缺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
持以詆毀諸葛也

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注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
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
何足云

錢大昭曰赦不妄下亦謂諸葛爲相時耳亮卒之後延熙元
年六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景耀元年四年皆大赦
矣孟光責費禕以爲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

極不得已乃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不其然哉　錢大昕曰昭烈之沒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君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孔明不以存歿有間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此承祚所謂卓也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乎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也　袁枚曰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爲湯用太公即爲

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沒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宜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挾獨信之識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生前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顚覆典型也賢於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於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乎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興禮樂未可

量也丞相先亡而羣材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强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卽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倨肰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禹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啓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於人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襃孔明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先主甘皇后傳先主甘皇后

按前標題雖稱二主妃子而後列傳則大書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稱夫人可見承祚原以天子之制予蜀也

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

按漢高祖之母死於小黃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謚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而此以爲高祖所追尊恐係信筆之誤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按孫夫人之事此爲再見　潘眉曰陳承祚不爲孫夫人立傳夫人還吳同於大歸　王昶曰此不明敘所以還吳之故

則法正已進劉瑁妻吳氏於宮中舟船之迎實夫人見幾之哲是歲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襲取長沙分界連和之日可想見蜀主與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陳壽所以有綢繆恩紀之筆也　元和郡縣志云孫夫人城在孱陵城東南五里與昭烈相敘別築此城居之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按法正導君以非禮先主始疑而終遂之君臣均失諸葛公亦不匡正何也

劉永傳　策曰少子永受茲青社

殿本考證云少子疑當作小子

太子璿傳　後主太子璿

錢大昕曰此承祚特筆且正其爲太子之號視吳志之曰權

曰亮曰休曰晧者判然矣

璿爲亂兵所殺

殿本考證云殺宋本作害

注

璠璩瓚譙詢璩

潘眉曰依後主傳及蜀紀詢當作恂璩當作虔恂謹虔意義

不相遠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尙於

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耳

前明陳仁錫刻本脫此評語三十五字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終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亮傳 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錢大昕曰亮瑾誕兄弟分仕三國各爲立傳首皆著其郡縣亮誕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後葢三書可合可分取其首尾完具不嫌重複也

父珪字君貢

殿本考證云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爲梁父吟

水經泲水注云泲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每所登臨故俗以梁山爲名　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岳也

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道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此吟恐取此義　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按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按此吟雖傳自唐以前而別無深意諸葛公又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

惟博陵崔州平　注　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明監本烈作列誤今　殿本已改正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一引梁祚魏國統云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

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尙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水經沔水注去檀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

又　孟公威等

趙一淸曰孟公威附見溫恢傳

又　三人問其所至

何焯曰宋本至作志

注　備性好結毦

潘眉曰通俗文云毛飾曰毦按旄牛毦出冉駹靑衣道夷等處古但施於犬馬至漢季始用於軍中故韋昭注晉語曰若今將軍負毦甘甯負毦帶鈴武侯與吳主書所送白毦薄少與兄瑾書先主帳下白毦是也說文從毛耳聲曹憲廣雅音

音二一後俗本訛二一為毛故今淺學亦有誤讀若耄者

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文選出師表注引荊州圖云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注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林暢園師曰魏志注中言單家非一猶言單寒之家以別於大姓右族耳裴楷傳注引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同卷亦云幹義二人竝單家而前明小說家乃以徐庶自隱姓名別稱單福則似以單為姓者殊可笑矣

又 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

各本俱作聞元直麗仕元財如此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李艮裘曰廣元即石廣元也麗仕元何嘗仕魏耶　潘眉曰

前注言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俱遊學此注言徐庶與同郡石韜相親愛韜卽廣元名各本或誤作龐元或將元仕二字誤倒士元之士既非仕字龐士元亦未爲魏臣此皆妄人塗改遂至不成文理耳

又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水經獲水注云彭城郡城內有魏中郎將徐庶碑植於街右曾爲楚相也

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按周瑜傳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與備并力逆曹公云云與此傳所載是一事蜀吳通好之時瑜亮二人會合蹤跡見於史者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

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王應奎柳南續筆云旣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而王阮亭古詩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愼歟

注袁孝尼著文立論

孝尼一本作孝居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要應顯逹爲魏

殿本考證云亦元本作必　潘眉曰爲魏當作於魏

注欲以固委付之人

殿本考證云人宋本作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潘眉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諸葛受封地近洪氏補

疆域志從之按諸葛功在魏延上延尙封南鄭邑侯不應諸葛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琅邪郡中興省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侯雖省改於中興而實復置於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魏張郃鄚人封鄚侯徐晃楊人封楊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侯濮陽興陳留人封外黃侯時譙郡陳留不屬吳亦遙領之諸葛琅邪郡人因以琅邪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非鄉侯也

注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唐庚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

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益是時匈奴雖衰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號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此非徒示以謙德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尙勝呼韓彼來稱藩猶當待以不臣況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宜爲亮所不報矣

注亮在南中又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

殿本考證云在宋本作至無並字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按此篇今人名之曰前出師表

益追先帝之殊遇又恢宏志士之氣

文選無殊字宏字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錢大昕曰諸葛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云云復載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復載向朗傳亦重出也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云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　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　潘眉曰瀘水卽今之金沙江也在滇蜀之交自雲南昭通府北流入四川雷波廳界其水色黑故以爲瀘耳在漢爲越嶲郡地若今

瀘州在漢爲犍爲江陽縣地非孔明所渡之瀘水也　太平
御覽卷六十五引十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注
瀘津水出牂牁句町縣
明監本瀘津作瀘惟誤今　殿本已改正　李龍官曰水經
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爲津字之誤

至於斟酌損益
董允傳損益作規益

責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則七字董允傳摘此表亦具
載此七字不知此傳何獨脫之　按文選初本照依此傳亦
闕七字後李善補足之注云蜀志載亮表曰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七字於義有闕誤蓋李善據

董允傳以補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注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何焯曰此表中有臣到關中期年喪趙雲等七十餘人云云

考趙雲本傳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據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

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

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稿篋元遜鈎致之於身後

耳集不載者益明諸葛之愼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

字當爲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旣貶雜號

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尙在必別統萬衆使復所負而

不聞再出其必没於是冬之前無疑也

又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　又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錢大昭曰劉繇爲豫章太守在興平中王朗爲會稽太守在建安初又孫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於孫權破曹休之時則建興五年也蜀建興五年卽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贅述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魏志亦無此人竊疑是表爲後人僞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識高人一等矣

又　幾敗北山

明監本北山作伯山誤通鑑亦誤今殿本已改正　胡三省曰幾敗北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

又　賨叟青羌

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叟兵卽蜀兵也漢代呼蜀爲叟

又劉焉傳注引孔安國尙書傳云蜀叟也然光武紀注引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則叟者蜀之西南夷尙書疏亦云叟蜀夷之別名即今之雲南也又李恢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此叟之在滇顯證也靑羌則靑衣羌耳

又而不及今圖之又臣鞠躬盡力

殿本考證云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　盡力今通行本皆作盡瘁

又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此今人所名後出師表　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揹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

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强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

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illegible]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illegible]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眞良史哉

注 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 又 非匹夫之爲分者比 又 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

殿本考證云戍當作伐分冊府元龜作岔比毛本作也上進

毛本作上岸

又

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唐庚曰孫權稱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絶之惟孔明以爲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絶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旣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

水經漾水注云祁山上有城極爲巖固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

注駐雍郿

水經渭水注引魏氏春秋云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卽此縣也

又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

晉書宣帝紀云帝進軍渝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率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時軍師杜襲督

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復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按史臣於懿固多誇大之詞然兩軍相拒懿本勁敵當日情勢如此非盡虛誣可以互證也

又宣王尋亮至於鹵城

漢書地理志隴西有西縣安定有鹵縣後漢書郡國志安定無鹵縣蓋廢省矣　趙一清曰西縣城在秦州西南百二十里鹵城蓋西城之訛此與楊阜傳之鹵城有別馬超時在冀彼文故宜是鹵城諸葛出上邽則當是西城也

又賈栩魏平數請戰又攻無當監何千

晉書宣帝紀亮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此作賈栩未知其孰是也　趙一清曰何千當作何平

注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王鳴盛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此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之州兵魯之邱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

男子而卒巳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炎曰昨按戸籍可得三十萬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又亮旣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殿本考證云旣出宋本作旣在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按公北伐者四凡再出祁山一出散關一出斜谷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按諸葛公一生事功卽三國志一書關鍵余二十許歲讀三國志卽擬作公年譜一帙將刻稾私呈之孟瓶菴師師故專攻是史者見而喜之以爲此雖草剏之本若再操而精之後

日必可問世後三十年乃見張介侯所撰年譜與余初稾相
仿惟中間各有依違得失因假之互相訂證頗稱完書附錄
於此云

漢靈帝辛酉光和四年公生一歲　按以建興十二年公卒
年五十四歲推之知其生於是年也

壬戌光和五年公年二歲　按是年皇子協生卽獻帝也

癸亥光和六年公年三歲

甲子中平元年公年四歲　按是年黃巾賊起　昭烈得關
張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中平二年公年五歲

丙寅中平三年公年六歲

丁卯中平四年公年七歲

戊辰中平五年公年八歲　按是年侍中董扶私謂劉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矣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中平六年公年九歲　按是年靈帝崩皇子辯即位董卓廢帝立陳留王　昭烈起兵討董卓

漢獻帝庚午初平元年公年十歲　按是年董卓自爲太尉旋自爲相國遷帝長安　昭烈領平原相以關張爲別部司馬

辛未初平二年公年十一歲　按是年袁紹爲冀州牧

壬申初平三年公年十二歲　按是年王允使呂布殺董卓而李郭之患起

癸酉初平四年公年十三歲　按是年袁術據淮南

甲戌興平元年公年十四歲　按是年孫策據江東

乙亥興平二年公年十五歲　按公早孤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將公及弟均之官會漢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公遂寓南陽襄鄧間

丙子建安元年公年十六歲　按是年曹操迎天子遷都於許昭烈與呂布戰敗走歸曹操

丁丑建安二年公年十七歲

戊寅建安三年公年十八歲　按張譜云公與徐元直孟公威石廣元游學三人爲學務於精熟公獨觀其大旨每晨夕從容抱膝長吟此事必繫於此年不知其何所據也

己卯建安四年公年十九歲

庚辰建安五年公年二十歲　按是年孫策卒以印綬付其弟權時年十九

辛巳建安六年公年二十一歲

壬午建安七年公年二十二歲　按是年袁紹卒

癸未建安八年公年二十三歲

甲申建安九年公年二十四歲

乙酉建安十年公年二十五歲

丙戌建安十一年公年二十六歲

丁亥建安十二年公年二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屯新野詣公草廬凡三往乃見　後主禪生於荊州

戊子建安十三年公年二十八歲　按是年昭烈命公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曹操於烏林赤壁以公爲軍師中郎將

己丑建安十四年公年二十九歲　按是年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昭烈使公駐臨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

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建安十五年公年三十歲　按是年孫權以妹妻昭烈昭烈求都督荊州　以龐統爲治中與公並爲軍師　吳周瑜卒

辛卯建安十六年公年三十一歲　按是年昭烈自將數萬人入蜀公與關公鎭荊州

壬辰建安十七年公年三十二歲

癸巳建安十八年公年三十三歲

甲午建安十九年公年三十四歲　按是年公留關公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克巴東進圍成都劉璋降昭烈自領益州牧以公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治成都

乙未建安二十年公年三十五歲　按是年孫權使諸葛瑾

求荊州昭烈不許聞曹操將攻漢中因與權和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

丙申建安二十一年公年三十六歲

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進討漢中急書發益州兵公以從事楊洪策遂發兵　吳魯肅卒

戊戌建安二十三年公年三十八歲　按是年曹操自將擊昭烈次於陽平關公居守

己亥建安二十四年公年三十九歲　按是年昭烈有漢中羣臣上表漢帝請立爲漢中王　孫權使呂蒙取江陵關公及其子平皆被害　尚書令法正卒

庚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年四十歲　按是年正月曹操卒十月曹丕自稱帝改元黃初廢帝爲山陽公

辛丑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年四十一歲　按是年夏四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改元章武以公爲丞相假節錄尙書五月立禪爲皇太子　孫權遣使稱臣於魏魏封權爲吳王　張飛被害

壬寅章武二年公年四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司隸校尉　詔公營南北郊於成都

癸卯章武三年夏五月改建興元年公年四十三歲　按是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崩年六十三公受託孤命以尙書李嚴爲副　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封公爲武鄉侯　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等各有書與公欲使稱藩侯皆不許作正議以絕之

甲辰建興二年公年四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鉅細皆決於公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年公年四十五歲　按是年公率衆南征平四郡改益州郡爲建甯郡分建甯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甯牂牁爲興古郡冬回成都

丙午建興四年公年四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俟北征　曹丕卒子叡立改黃初七年爲太和元年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將北伐率諸軍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公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八歲

戊申建興六年公年四十八歲　按是年公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諸郡皆應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公節度敗於街亭公收謖誅之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貶三等帝以公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一月公聞孫權破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糧盡而還漢中

己酉建興七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詔公復爲丞相

孫權稱帝改黃武七年爲黃龍元年公遣衛尉陳震往賀

權與震盟共交分天下

庚戌建興八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魏曹眞等攻漢中公

次於城固赤坂會大雨三十餘日道絕各還師

辛亥建興九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公復率軍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斬其名將張郃

壬子建興十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休士勸農於黃沙

作流馬木牛秋旱教兵講武

癸丑建興十一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年公使諸軍運米

斜谷治斜谷邸閣

甲寅建興十二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春公出斜谷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公自郿軍於渭南屯五丈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已志不得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與司馬懿相持百餘日八月卒於軍年五十四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

水經沔水注云亮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何焯曰葬漢中者欲後嗣不事於魏也　龔景瀚諸葛武侯墓記云漢丞相諸葛忠武墓在沔縣定軍山夫人而知之也祠後數武大冢巍然入謁者無不肅拜然與陳氏蜀志所稱因以爲墳者不合山右譚君炳精於洪範衍疇之學以數推之云葬處當在垣外西北數十步半山泉未信也總督松公巡閱邊防至沔謁侯墓余與

譚君皆從旣展拜循垣北行土岡環繞如屏登其半有碑在焉萬厯十九年所題也墓之形蹟略可辨識履其上聲槖槖如中空譚君曰此葬處也左右前後形勢宛然午山子向其不忘中原之志乎岡上周垣遺址猶餘尺許衆以譚君之言爲有徵皆神其術知縣馬君允剛與邑之紳士鳩工庀材將新侯廟適聞是語遂加土爲封因舊址築外垣以衛之祠後之冢仍舊不敢廢也立石於左與明碑對請余記之以示後人余考侯有專祠在縣城東五里道旁中有重修祠墓記亦萬厯十九年所立也其文云仍舊址爲垣更繳侵地以短垣盡護域外之山各爲圖載碑陰碑陰已磨不可考然當時有內外兩垣可知也今所封之墳當時已知之矣而各爲圖葢兩存之以云愼也季漢至今二千有餘年矣酈氏水經注云

遺令葬定軍山因即地勢不起墳隴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塋墓所在當北魏時距侯歿僅數百年所言若此況至今哉侯之英靈在天下其體魄所藏與山爲體岡巒囘護松柏葱鬱數十里外望之者無不肅然起敬是定軍一山皆侯墓也必求尺寸之地以實之則鑿矣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水經沔水注云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硫難識又江水注云江水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纍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

盡　王觀國學林云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葢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　潘眘曰宋神宗云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諸臣深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又云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一在

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　楊愼曰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六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顧祖禹曰漢時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陣竇憲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後魏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李靖對太宗言六花陣法本於八陣是則武侯之前旣有八陣後亦未嘗亡也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注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　又　臣愚以爲宜近

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徒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宋書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又

水經沔水注無與字疑此衍文

與王室之不壞

子瞻嗣爵

王應麟曰朱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黃榦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能猶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

其事不足法也

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殿本考證云止宋本作正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終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紀文達師曰陳壽所錄寫之二十四篇久已無考近代惟常熟朱璘所編諸葛丞相集四卷首卷所錄諸葛公遺文一卷於陳壽所上錄目皆不載蓋摭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

其黃陵廟記明楊時偉作諸葛書嘗以摭用蘇軾大江東去詞語駁辨其僞今考陸游入蜀記作於乾道六年記黃牛廟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咏贊甚詳獨一字不及諸葛作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於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贋託之本出于南宋以後明甚璘乃率行載入絕無考訂至心書五十條顯然僞託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僞與心書同晁氏讀書志著錄則猶出宋人之手既取心書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爲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諸條猥雜尤甚矣　按諸葛集歷代皆有其目華陽國志後賢志載蜀人壽良亦有諸葛文集與陳壽本頗不同今未得聞其槪隋書經籍志有諸葛集二十五卷又有論前漢事一卷武侯集誡二卷兵法五卷又總集內有武侯誡一卷唐書

藝文志作集二十四卷中興書目有諸葛集十四卷明王士祺有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蕪累更撰諸葛忠武全書十卷我朝朱璘有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甯張鵬翮之忠武志全用之而增白浮鳩一篇此吳人苦孫皓之暴而作者卒行混入其他可知近人惟武威張澍有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又附故事五卷網羅極博足掩前修而剌取片語單詞未免纖碎今備詳其目錄如左與好古者共稽焉

草廬對　爲先帝與後帝遺詔　又詔　爲後帝伐魏詔

南征詔　請宣大行皇帝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杜微爲諫議大夫表　薦呂凱表　彈李嚴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又彈廖立表　請張裕罪表　公文上尙書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　上事表　祁山表

答蔣琬教　與李豐教　與張裔教　黜來敏教　并姚伷教　稱吳濟教　與羣下教　又與羣下教　與參軍掾屬教　勸將士勤攻己闕教　昔孫叔敖教　令民貧國虛教　轉運教　南征教　作斧教　作匕首教　作剛鎧教　賊騎來教　軍令聞雷鼓音　軍令聞鼓音　軍令連衡陣　軍令敵以來　軍令始出營　軍令戰時取船上布幔　軍令凡戰臨陣　軍令兩頭進戰　軍令帳下　軍令荊州非少人　兵法知有所甚愛　兵法鎭星所在之宿　兵要軍已近敵　兵要人之忠　兵要不愛尺璧　兵要貴之而不驕　兵要良將之爲政　兵要言行不同　兵要枝葉彊大　兵要有制之兵　兵要督將以下　諸葛子若能力兼三人　諸葛子鼓洪爐　作木牛流馬法　八陳圖法

惡　出師　擇材　智用　不陳　將誡　戎備　習練

軍蠹　腹心　謹候　機形　重刑　善將　審因　兵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賓　後應　便利　應機　揣

能　輕戰　地勢　情勢　擊勢　整師　厲士　自勉

戰道　和人　察情　將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以上爲卷第四　附闕佚文目錄　八務　七戒　六恐

五懼以上見魏氏春秋今佚　儒家集誡梁書有武侯儒家集誡二卷隋志總集武侯誡一卷出今存誡子誡外生三篇見前　論前漢事隋志一卷亦見唐志今存論光武一篇見前　漢書音隋志一卷亦見唐志　琴經見中興書目一卷今佚　貞潔託隋志一卷今佚　哀牢夷國譜見華陽國志今佚本書作圖譜誤　兵法隋志五卷崇文總目作兵機法今存四則見前

八陣圖隋志一卷中興書目同　渭南祕訣書錄解題一卷　行軍指掌宋史藝文志二卷　文武奇編中興書目二卷　十六條見中興書目及王海王海與十六策分列是別

一書也　平朝陰府二十四機見文獻通考一卷　六軍鏡心訣同上

武侯相書一卷見通志一卷　武侯相山訣同上三卷　大明堂鑑同上一卷　按以上五書俱是僞託通考通志未免濫收今姑依張本錄之

按張澍曰陳壽進集表有云刪除複重以類相從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其詔表疏議書教戒令論記碑牋各以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常璩華陽志紀開府作牧多言用人則與杜微書答蔣琬教羿姚伷教稱吳濟教等文宜在開府作牧篇絕盟好議正議答法正書答惜赦書等文宜在權制篇南征詔南征教薦呂凱表諭諫書等文宜在南征篇爲後帝伐魏詔出師表祁山表街亭自貶疏等文宜在北出篇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八務七戒六恐五懼誡子誡外生等文宜在訓厲篇與李嚴書與李豐教與張裔

書與張裔蔣琬論姜維二書黜來敏教等文宜在綜覈篇梁甫吟論前漢事論諸子論讓奪朝發南鄭箋師徒遠涉帖司馬季主碑等文宜在雜言篇甘戚論勸將士勤攻已闕教與羣下教與參軍掾屬教等文宜在貴和篇兵要今存十則木牛流馬法歲運遷旅箕教等文宜在轉運篇與孫權書今存二篇與諸葛瑾書今存九篇與孟達書今存二篇與蔣琬董允論李嚴書公文上尙書彈李平二表等文宜在廢李平篇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剛鎧教等文宜在法檢篇賊騎來教步軍教等文宜在科令篇軍令今存者十則其餘有不能縷分并入者未知係陳氏刪削抑仍在二十四篇之內莫得其詳矣又按羣下上先帝爲漢中王文係李朝造先帝卽帝位昭告上下神祇文係劉巴作他

本皆入侯集今刪之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令

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唐庚曰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融旣魏武之讐恨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

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　又　伏惟陛下邁蹤古聖

潘眉曰不得及遠一本作不及得遠邁蹤一本作邁縱並誤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李龍官曰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當作六年
瞻字思遠爲羽林中郎將
明監本羽林作翰林誤今　殿本已改正
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又　瞻長子尚與瞻俱
沒
元和郡縣志云初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內不除黃
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遂就緜竹
埋八腳而戰父子死焉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云緜竹縣
故城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李膺益州記云石子頭
二十里卽故緜竹縣城諸葛瞻埋八脚戰處也
注
位至廣州刺史
殿本考證云廣州宋本作江州

遷大將軍臺事

錢大昭曰大將軍上當有輔國二字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盧明楷曰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主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于慎行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取長安而孔明不用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耶坐失良圖以正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謾矣

黃恩彤曰王伯厚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在易帥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義門謂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

蜀兵寡分則不可以臨敵于論其理何論其勢盡之矣至謂陳壽因此短其用兵則亦未嘗詳讀本傳也按建興六年武侯攻祁山以馬謖違節制敗然猶拔西縣反是年冬復出散關以糧盡退斬魏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以糧盡退射殺魏將張郃蓋自出師以來多因饋餉不繼致撓其銳然每退輒擒馘上將全師振旅而還不可謂短於用兵也且陳壽之推武侯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則曰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沒而軍退也則曰宣王案行其營壘歎爲天下奇才序述如此此雖孫吳何以過哉壽以晉臣論敵國之相揚之乎懼乖立言之體抑之乎又失是非之眞是以隱約低昂以見意一則曰所與對敵或值人傑爲仲達之受巾幗諱也又曰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以見司馬非諸葛之敵諸葛非用兵

之失也讀者不察反謂昔武侯短於用兵豈知其意者哉

注

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殿本考證云君臣疑作羣臣

注

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又遭値際會託身盟主

殿本考證云國中宋本作中國盟主冊府元龜作明主

又

木牛之奇則亦般模

殿本考證云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前人所規也

又

鎭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

水經沔水注云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鎭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

附錄

常璩諸葛丞相讚

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彊魏抗衡上國不亦難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循弗革攝乎大國之閒以弱爲彊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右見華陽國志

袁宏三國名臣讚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思（文選思作想） 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没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玆及夫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期期文選作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右見晉書及昭明文選

習鑿齒諸葛忠武侯讚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右見漢晉春秋

張儼述佐篇論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

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按梁元帝金樓子亦引此一段字句稍有異同）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

自操備時彊弱殊懸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關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關乃解軍元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元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以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

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右見晉書張儼傳

習鑿齒周魯諸葛論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甯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元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毁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

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能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元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絶而復續誰云不可哉

右見太平御覽

張輔樂葛優劣論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一作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彊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彊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元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横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其一作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

文以甯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宏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右見晉書張輔傳

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雕薄蔚采鴟闞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挼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右見水經注

向駹諸葛忠武侯廟碑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葢有繇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閒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粱甫吟雖經濟之才韞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贊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繇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彝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巳封梁益之人爲已書曹操不敢以兵懾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闖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

之事大錄於公勑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一本下有不然二字）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殺戎狄矣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陳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一作祠）氓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饒富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

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則禪竟不免
面縛壘門身爲降王一作虜天事與人事與天事遠吾不知之
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
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國非曹氏一作丕
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
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
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
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忠盡一作志盡二字莫就生居於後功績
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
令君用人必繇此道設一作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
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
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

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一作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一作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冥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彼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與王之氣(一作器)既得武侯跪跽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一作降)得乎荒墳四顧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右見唐文粹

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

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載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贊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乎荒外道化行於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彊國誰謂遂脆厲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庶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

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臍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

以西南與區寇亂餘烈罷氓未息汙俗未淸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卽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陪旌旆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薌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表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彔服蠻洛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

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異代而生異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懿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右見唐文粹

呂温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胥宇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積悅羣雄

指定必也雩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元黃再
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
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
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魂
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
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
兵以節制彊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
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
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頤其原夫民視德以爲歸撫則
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
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
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

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感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覩厥成吾不信也信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正元十四年記

右見唐文粹

孫樵刻裴晉公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一作國稱

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甯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天下有託（一作以天下託）不欲出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繇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困圉之不暇鍾鄧甯能越巖縣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一有矣字）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蹟何其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右見文苑英華

沈迴蜀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王一作主左僕射馮翊嚴陝志嚴下作氏字總帥文武將佐洎蒙陝志蒙下作輸癸歸陝志作賫唐文作踏全之旅疆理西唐文西作南鄙營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礱唐文作肅修虜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爟唐文作烽燧滅烋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柝邊穀陝志作穀非樓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脩敬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幽陝志作析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微陝志作莫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陝志作舉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陝頹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互往陝志作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以命世全陝志作令德

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壠（陝志壠下有南字）山實在茲地

荒祠偏倚廟貌詭（唐文詭作垝）製（陝志製作褻）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

乃發泉府徵役徒撤（陝志作撤[illegible]）編萓（陝志作管）薙聚薄是營是葺衆

工麏（志作羣誤）至繚以高墉隔閡匑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唐文英英作蠢英）

昔賢像設如在（志作左非）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

子揚推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

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志作數）君子皆風

雲元（唐文作相）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

尙父則止（志作上）譬（志譬下作獨夫二字）諸侯同舉管氏藉彊齊之力（志力下有以字）宗周（志周字重文）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志資下有贊字）燕昭爲

輿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

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値曹魏之雄富能

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撐拒彊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挍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志之下作羣字訛）書姑務統論大略敘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之意（志作德非）至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螫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代（唐文作伐非）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侯跪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拼垢氛魚脫谿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志作青非）塵前哲後俊（志作賢）心跡暗同（志作論）建茲新廟式是梁岷（志作岷誤）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

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迥撰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元錫書

右見全唐文　張澍曰案止讐下舊本已泐作獨夫二字者不可從關中金石記云文稱貞元三年府王左僕射馮翊總帥者謂舒王誼爲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也又案碑敘伊尹呂望夷吾樂毅祗四人而云八君子疑有誤王蘭泉云嚴下泐者宜是武字馮翊嚴氏望也(陝西志作嚴氏)然嚴武卒於永泰元年不應貞元三年尚在似謂舒王者爲是而舒王未嘗爲左僕射且與馮翊嚴之義無署況沔爲湖北漢陽府之沔陽州非陝西漢中府之沔縣也金石記之說亦不確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二終